

蘆浦筆記



11879

蘆
浦
筆
記

劉昌詩撰

中
華

續修四庫全書

叢書集成初編

蘆浦筆記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蘆浦筆記敘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同寮往來。僻在村疇。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邇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髣髴。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曠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餘事。萃爲十卷。有未檢證者。畱俟續編。願獨學寡識。安敢以爲是。將求印可于先覺之士。儻改而正諸。是予之願也。蘆浦乃廨宇之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與伯敘于通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娘家。予借得。命桂父錄之。以備稗官一種。萬歷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綏安大弋山樵謝兆申寓清涼寺之唯心菴校。朔後三日書。

康熙甲戌中秋。王士禎阮亭借觀。

四庫全書提要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輟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尙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訛舛，以熙爲興，與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訛、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拭愍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綬安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蘆浦筆記卷第一

洪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繇。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資。鄭元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圓霧克也。二衍資。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資。則非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爲士者笑之。注爲善士者。以爲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爲善士爲一句。則之野爲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皆作一句讀。予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

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當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爲賢於己。漢書節去之字。小顏從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遠。則堂自高耳。

錫字出處

嬾真子錄載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者所吹。招魂曰。柎巨。救蜜餌。有餛飩些。注云。餛飩。錫也。蓋戰國時以錫爲餛飩。後漢亦謂之錫耳。今考毛詩有瞽。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馬大年偶忘此一處邪。

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爲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二說。以爲兒非馨香者。觀其語。

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溫詣劉尹。臥不起。溫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尚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案今本漫錄事始門佚此事。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考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寢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滅金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柵以石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疑心故子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爲蛇懼心一生則山上之草皆爲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門而不及李萬歲豈偶忘之邪

從理入口

漢書載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食餓死褚蘿善終乃大相反蓋食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軾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軾爲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前漢黃霸傳別爲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緹油于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汙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爲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爲何物考二

字皆從竹。唐韻謂別駕車藩韻略。屏必郢切。篋先青切。俱云蔽當。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上聲讀。斯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太母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濛小字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名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恭。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鄒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顗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鄰。劉叔秀爲阿秀。何偃遙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謂阿買。阿舒。阿宜。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尙爾。嗣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遠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共人同生活。人問江霏兄弟羣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隴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孔氏注云。四月推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豐告廟。乃其常事。所不必胥至于朝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考正。說書者愈疑。且以武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間。豈當在歸至于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騶虞。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皆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裒之。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裒之。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覲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裒之。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裒之。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武侯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裒之。允。則任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遽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攙於武侯自敘之間。文意皆不相接續。某疑其句讀有所脫誤。而不敢以

臆斷之。乃取文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蘇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反復求之。乃得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兼董允止稱侍郎。蓋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爲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誤書總解古今如此者多矣。不特晦菴句字是佛語耳。阮亭記。

右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

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漢輒

曩於周益公坐閒。出示漢五輒。皆得於劍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君輒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爲漢隸不疑。扈君甲輒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輒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

范君甲輒其文云。嗟痛明時。仲治无年。結僮孳孳。履踐聖門。智辯賜張闕一。一。瞻孔言。寬博闕一。一。約。性龍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輒其文云。德積未報。曷九乾。茂而不實。顏氏暴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輒二。皆爲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輒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邪。先儒謂謝朓始爲誌銘。此可證其誤。

梓潼城。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反。一。甄之重至。

斤。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